

中国现代文学百家

彭家煌

恣意

端午节前半个月的一晚，裕丰的老板冯郁益跟店倌禧宝在店里对坐呷酒。

“郁益爹，旁大说：下仓坡东边政屏家有对肉猪，每只有百三十来往斤，我想明日去看看；端阳快了，肉是一定比客年销得多，十六七只猪怕还不肯。”禧宝抿了一口堆花（酒），在账台上抓了一把小花片（糖）；向老板告了奋勇后，两只小花片接连飞进了口。

“嗯，你去看看，中意，就买来；把价钱讲好，留在那儿多喂几天更好，这里猪楼太小，雅难寻猪菜。”郁益安闲的说，忽然想起旧事，又懒洋洋的关照着：“你去了第一要过细些，莫手续不清，明日又来唱枷绊，翻门坎。他屋里的牛七是顶无聊的家伙，随是什么，爱寻缝眼的。”

“那怕什么，凡事离不了一个理，不违理，就是牛八雅奈我不何！”禧宝满不在乎。

牛七是溪镇团转七八里有数的人物：哥哥四爷会八股，在清朝算得个半边“举人”，虽说秀才落第，那是祖上坟脉所出，并不关学问的事，只是老没碰得年头好，在家教十把个学生的《幼学》、《三字经》，有空雅爱管点闲事；老弟毕过京师大学的业，亲朋戚友家与乎宗祠家庙里，还挂起他的“举人”匾；侄儿出东洋；儿女们读洋书的，不瞒人，硬有一大串。这些都是牛七毕生的荣幸，况且箩筐大的字，他认识了好几担，光绪年间又花钱到手个“贡士”，府上又有钱，乡下人谁赶得上他伟大！他不屑靠“贡士”在外赚衣食，只努力在乡下经营：打官司喽，跟人抬杠喽，称长鼻子喽，闹得呵喝西天，名闻四海。他雅喂过蚕，熬过酒，俱都是冒得一眼经验，凭着一鼓蛮劲去乱每年总是亏大本，没得“打官司”，“抬杠”那样的成绩好。他的身胚很高大，大肚皮水牛一般的，在文质彬彬的兄弟里，他真是走了种的蛮。他的排行是第七，人们便派他一个“牛七”。他胆量很大，又学会了刀，叉，拳，棍，武艺，黑夜里听见屋前后有响动，一个人敢拿短棍入山赶强盗。有一年清乡委员下了乡，还几乎挨了他的做。横冲直撞，那里找得到对手；牛眼睛钉住了谁，谁就得小心些；若不幸闯在他手里，就同黏了油漆样，弄不清爽。他那黑漆的脸又油晃晃的，顾名思义，雅有尊他“油漆”的。但“油”与“牛”，厉害很悬殊，因而尊他“牛七”的毕竟占了势力。

禧宝洋腔海白惯了，生意经他知道点巧妙，是非场里可没得他的份。他相信老板郁益的大哥原拔抵得牛七的四爷；二哥雪河而且是牛七顶怕的，而且他家里雅有人挂过“举人”匾；尤其雪河为人刚直，发起脾气来，连年尊派大的活祖宗雅骂的。有一年牛七冲撞了他，托族叔枚五老信到裕丰放鞭爆赔礼，雪河叫细人子把鞭爆踏灭，跳起脚，拍桌子骂：“枚五爷，你书由屁眼里读进去的啊？这事由你放鞭爆就了啦吗？好不糞涨！”枚五老信给侄孙骂了一顿，垂头丧气，出门投族人，要开祠堂门整顿家规，但是，空的，蛆婆子拱磨子不起，还是由牛七亲自送礼赔罪了事。雪河在省里教过多年洋学堂的书，县里是跑茅厕一样，见官从来不下跪的，而且在堂上说上几句话，可使县太爷拍戒方，吓得对方的绅士先生体面人跪得出汗，他还怕谁！这在溪镇的妇孺都知道，背地称他雪豹子。牛七只蛮在乡下碌的人，撞了他，不是小蛾子扑灯火！裕丰有这样的声势，禧宝那有“牛七”在眼里。

翌日早餐后，禧宝换了件白褂，赤脚上加了一双袜，扣在裤腰带上的牛

骨头烟盒子也取下装一满盒条丝烟，找了一把黑摺扇往脖子上的衣里一插，搵着洋伞，出门邀旁大到下仓坡买猪去。

下仓坡是述芳政屏两兄弟的产业。他俚（他们）保管不住，不能不找主儿。牛七是他俚的从堂兄弟，本有承受的优先权，但他那几年事事不顺手，于是述芳将下仓坡的西边，连屋带田卖了一半给裕丰，现在归原拔经理着。卖祖产，就是卖祖宗，这在溪镇人认为是奇耻。牛七瞧着述芳兄弟许多人拖拖踏踏挤在下仓坡东边住着，对东边的祖产真有丧了考妣一般的悲哀。

“你屋里成了这个样子，以后真不好办！蛮好的祖产，轻松的送掉，真碰得鬼，我看你，述芳！你想想，当年骅四公创业如何的艰难苦楚，到了你们手里，就风吹落叶样凋零下来，再空两年，怕连东边也靠不住。将来我看你迁都迁到哪里去？”牛七这样说，述芳雅不愿将一口闷气从屁眼里撒出去，仗着牛七和政屏二娘子的娘家那一霸人物为后盾，于是信了牛七的主张，在卖给裕丰的一邱田的那一头耕种起来，原拔质问所得的回答是：“妈妈的，我耕我的田，碍着谁的祖坟啊？”裕丰的雪豹子知道了，拍桌子骂牛七。因为原拔自从搬到下仓坡，家里常常闹鬼，黑夜里石子飞进窗，裕丰就闹贼，这是牛七的鬼，雪河早就有耳闻，于是他派人警告述芳。述芳蛮不讲理，到许起七日七夜的朝天忏，说裕丰欺他，人不知道天知道。族长贡老爹知道什么葫芦装什么药，牛同豹子会有一架打，于是邀人出来和，哼，白忙了几天，贡老爹缩了颈根，其余没面子的白菜鬼谁来管这闲事！于是雪河在县里告了一状。述芳没料到要见官，逃了。雪河又一禀帖，加了述芳个“恃势凌人，畏亏逃审”的大罪，在县署请动了四差八票下了乡，寻到孟兰会上，将述芳抓了去。祸是牛七闯出来的，就是千斤的磨子，不能不硬着背，只得联合劣绅，上堂抗辩。雪河斩钉截铁的几句话，县官就戒方一拍，牛七随着“跪下”的命令，伏在地下，半句屁都不敢放。那场官司，牛七掉了“贡土”，述芳挨了四百屁股，还坐了一个多月的牢，赦出来后，就一病登了鬼籍。这是牛七一世不会忘记的，而禧宝却忘记了，即令禧宝不忘记，但是裕丰这样的胜利，恐怕更使他没有“牛七”在眼里，况且他是跟政屏买猪，这关牛七的鸟事？

买猪，禧宝是老手，政屏自然弄不过他。譬如人家一注牛头对马尾的生意，没得不服服贴贴成功的。好比一楼猪，他只在楼边吼几声，挥几鞭，那些货就从他那猪腰子眼睛里刻定了身价：大肚皮的那只分量多少；白颈根的油头如何；黑尾巴的吃路太差；那怕那些货喂过隔夜粮，又磅过斤两，雅逃不过他的神谋圣算。他人和气倒还在次，唯一他那嘴啊，随便放句什么屁，都象麻辣子鸡样塞在人家口里，又厉害，又讨人欢喜。平常倒是跟政屏还讲得来。他一进政屏的门，就搬出他那生意场中的口白：

“嘿，政二哥，发财发财。一向不见啦，两公婆都好吧？”

“好，好，你自己好！”

“这晌如何不到店来？舍不得二嫂吧？哈哈！店里正熬酒呢，你来，我准为四两堆花的东。”禧宝嬉皮笑脸的说，伸出四个指头在政屏前打了个照面。

“有酒呷，好的！明后天许来秤肉。”政屏很欢喜。

“今年府上喂些什么宝楼？我看看去。”禧宝说着，政屏领他进去看猪。

“卖吧，这对货？”禧宝在楼边吼几声，拍几下，试探着问。

“节边子来了，卖是要卖的，但是有好多人来看过，都是价钱讲不好，

吴桂和出了五十块，中费归他出，我没答应，至少要五十五六。”政屏表示卖意，顺势吹了几口牛皮。

“政二哥真厉害，这对货四十块卖得掉算气运，你还想五十五六，做梦喽！”禧宝用先声夺人的语句，直往“五十五六”上压。

“五十六末，雅要看什么货啊！”旁大凑着说，“到火房里来谈吧？”于是三人走进火房。

牛七的野猫脚是常在政屏家走动的。他自从跟豹子交过手，掉了“贡土”后，他到政屏家，最爱走后门；那里有茂林修竹，是僻静的地方。这天，他走进政屏的后门，听见火房里有禧宝的声音，他怔了一怔，点点头，悄悄地踱到窗外去窥听。“禧宝之来是什么坏勾当，政屏不经他的同意，擅自跟这坏蹄子干什么！”他急切要探出个实在。他由窗纸破处瞧见政屏在桌上拐着水烟袋，取了插在炉边的火筷，籍着火炭，又将火筷夹入拿烟袋的手指缝里，腾出右手来擦一擦烟袋嘴，才伸出指头到烟筒里去掏烟。烟筒是空的，即刻就起身，于是牛七的头避开了。

“不必去拿了，我自己有烟。”这是禧宝的声音，这声音又将牛七的头引回来。禧宝双手接着政屏的烟筒和火筷，取下裤腰带上的烟盒，上了烟，引火抽着。政屏睁眼凝视空中缭绕的烟，有时还钉住地上的烟屁股。牛七板起油漆的脸，眉毛皱着，似乎有谁欠了他的钱不还的神情，“若是政屏还暗中呼吸禧宝那腐尸喷出来的臭烟味，那真是下流透了顶。可恨二娘子还泡了茶一杯杯分递，禧宝配接她的茶吗？”牛七似乎有些看不上眼，心里在咒骂。

一刻子，政屏竟公然抽起禧宝的条丝烟来了。条丝烟，在政屏家是稀罕的宝贝。他生怕辜负黄生生的烟，抽出半年难洗一次的烟斗，用小棍子通了几通，将周围凝结的黑黄色胶汁往自己的赤脚上一揩，随即装烟抽着，一口长气，连两颌都吸进去半寸深，烟如进了坛，没一点糟蹋的，过足了瘾才递给旁大。“禧宝的和气，堆花，条丝烟”连连的在他的心里打转，楼里的那对货，无形中已轻轻的减了价，如果禧宝诚心买的话。然而在窗外牛七的脑里，却是“政屏那一世没吸过丝烟的丑态”。“禧宝那鬼脸，那刁滑，那可恶的语调，总而言之，处处讨嫌得要死”。“裕丰那么兴盛，他妈的禧宝还孝顺他，猪卖给他真是十倍的价钱才行。”

“这对货是真的要卖吗？如果真的要卖，那我真不敢向你开口。政二哥，我买，你总让点，再开个实在价吧！”禧宝正式开口了。

“怎么不卖！你不是别人，让是要让一点的，只是……”政屏在桌上摸了一个算盘，在算盘的横木上扒了一颗子，又在横木下偏右的一行扒了一个“二”，交把旁大，一面将口里含着的“不到这里不成”吐出来，旁大看了，递给禧宝。

“什么，政二哥雅真是……，还是这个价钱，那有什么讲头，就是过秤，雅跟价钱差得太远啦。那只大的连毛不过一百二十四五斤！”禧宝说着，掉转头。正伸长脖子在窥听的牛七的头，于是猛然的又缩了。

“两边都吃点亏吧！”旁大擅自在算盘上扒了一个“四”，一个“二”，给禧宝看，禧宝接连说了几个“这不行”，可是算盘已到了政屏的跟前。政屏罗唆了半天，才在算盘上扒了个“四”，扒了个“八”，几个“再少就吹了”连翻套似的出了他的口，算盘同时又到了禧宝的跟前。这样的来回三四次，结果是禧宝袖子一勒，坐了个骑马装，一手叉腰，一手劈空气，用劲的说：

“当面的锣，对面的鼓，我俚打开窗户说亮话，政二哥，你是三两块钱不在乎，我出价雅实在不算少。一句话，买卖成不成在你，四——十——五——块——钱。你愿意，我俚就空几天来赶猪，不愿意，我俚就对不起，在府上打搅太久——啦——”禧宝本没讲完，眼钉着政屏，站起来，口仍然张着探形势，等回话。旁大雅起身，装出要走的神气。形势很严重，政屏似乎已屈服，很为难的苦笑着说：

“这样，我就太吃亏了。你们真厉害！”

“好啦，好啦，话就讲到这里止，政二哥，过几天来赶猪就是。恭喜恭喜，两边如意，我俚走了吧！”旁大两边作揖，政屏起身预备送客，窗外的那位客，咬紧牙关，一溜烟的早两步走了。

五天后，禧宝到政屏家赶猪，政屏不在家，关照了二娘子说过几天送猪钱来，随即将猪赶走，又空两天，那猪肉已装进了人们的肚皮。

为着这事，一天，牛七起了个绝早，跑到政屏家，在猪楼边张望了一下。

“为什么这样早，七哥？”政屏有点惊异。

“不为什么。……你喂的猪卖啦？”

“呃，禧宝买去了。”

“啊，禧宝买去啦！多少钱？”

“四十五块钱。”

“啊，四十五？只卖四十五啊！钱付清了吗？不卖把张三，不卖把李四，单单卖把禧宝！禧宝的钱好些？……你卖把范泰和何如？他会少给你的钱？”

“禧宝同旁大来，讲了半天，不好意思不卖把他，我愿是不大愿意。赶猪的那天我雅没在家，听说猪赶去不久就杀了，钱是一个还没到手。”政屏为积威之所怯，见牛七问得奇怪，敷衍着说。

“既然你不愿意，他俚如何趁你不在家就把猪赶去杀了呢？钱还一个都没有到手，有这样强梁！当初你如何跟他讲的？”牛七假意的盘问。

“那天，我逼住了，他俚只肯出四十五，我说这样我就太吃亏了，后来雅没说肯不肯。旁大就两边拱手道喜，说空几天来赶猪，随即就走了。”

“那就有大戏唱啦！这件事你硬可以讲没答应他俚。人不在家，胆敢把猪赶去杀了就是，把你当什么东西！事情没得这样痛快！生米煮成熟饭啦！政屏，禧宝送猪钱来的时候，难为他一下，硬要活猪还原，随他是多少钱不要答应。政屏，这是个顶好的岔子！我看裕丰有好厉害，娘卖的！”

“看着，今天初六，明天初七，……端阳快了，现在还到手钱……七哥，裕丰不裕丰，猪是禧宝买去的，如何好奈何裕丰！况且从前吃过裕丰一回亏，现在何必……”

“裕丰怎么样，禧宝怎么样。禧宝买就是裕丰买，你当禧宝是好东西，他专会钻裕丰的狗洞，不管他是谁，我都要请他结结实实上老子一回当。娘卖的！从前的事，不必讲得，鸭婆子进秧田，来往有数，于今送肉上钉板，还不砍他个稀烂？政屏，你不听雅随你的便，以后，你屋里的事就不必来问我啦，”牛七跟政屏赌气，“你屋里的事，”就是政屏每年少饭谷，少不得拿钱到牛七家去余，政屏那敢开罪他！

“不是这样讲，七哥，我单怕是脚伸出去收不回，又是一跤绊倒山脚下爬不起。七哥既肯替我出主意，我还有个不好的？”

“那么，这样，政屏，我是无论什么事，没得不卫护你的。禧宝送猪钱

来的时候，你硬说从前没答应卖猪给他。不管三七二十一，死人要活猪还原。没得活猪还原，跟他拚了。隔壁原拔伢子同裕丰是一家，叫二娘子死到他家里去。”牛七刚断的替政屏出了个好主意，又睁着眼睛凑近政屏的耳边。”原拔伢子不道这边来的吧？”政屏答声“不来的，从来不来的”，于是牛七放胆的解释那主意的内容：“政屏，‘要活猪还原’，这不过是一句话，‘要二娘子去死’，雅不过是小题大作，装装样子。我的意思是跟他俚闹翻了，二娘子，就悄悄的到隔壁去上吊。你们即刻在外头喊‘寻人’，并且警告原拔；事情是为他俚起的，他俚当然会寻人。人既然在他家里，他自然要负责。你屋里有我作主，你就赶快把信二娘子的娘家蒋家村，叫几十个打手上他俚的门，只要一声喊，就够把原拔、裕丰吓倒的。将来人是好生生的，就敲点钱算了。如果人真的死了，那就更好办！”牛七说到这里，顿住了，在腿上拍了一下。“政屏，裕丰有的是田庄屋宇，哼哼，叫他俚领教领教我七爹的厉害！”牛七抿着嘴，保持着盛气，腿上又踹了一下。“雪河伢子在省里，三五天之内，料雅没得谁敢跟我作对。”牛七依然是抿着嘴，板起脸，牛眼睛睁得酒杯一样大，在室内横扫；政屏只有“是”的应声。只是这主意决定了以后，二娘子关着房门痛哭了一场。

四“嘿，政二哥，老等你来拿钱，牌子真大，一定要人送上门！”禧宝一进门就搬出他那油滑的老调。政屏装做没看见，低了头，板起面孔，预备发作，半天才心一横的答：

“什么话，我并没答应卖猪把你，请你仍然赶回来。”

“猪早就杀了，今天送钱来。你要仍然赶回来，你到那些人的肚子里要去。”

“啊，杀啦？不同我商量好就赶去杀啦？不行，我要活猪还原。”

“要活猪还原？有的是，政二哥，这晌买进来不少啦，嘿嘿嘿，你要那一只就那一只，加倍赔你的钱雅行。”禧宝仍然嬉皮笑脸的跟他缠。

“放你娘的屁，你跟你爷老子弄幌子，狗入的，没得活猪还原没得好收场。放仔细些，我告你。”政屏鼓着勇气说完几句破脸的话，几步冲到妻子房里不见面。

“哎呀，政二哥动气啦！这何必呢？无缘无故的，这何必呢？”禧宝朝着墙壁说，事情僵了，只得退出来跟原拔商量。原拔走出来想大公无私的来调和，在大厅上见了政屏，正待开口，突如其来的给政屏臭骂一顿。原拔回了几句，政屏就纵步跳上前，一手拐住他的辫，一手撩着他的阴。禧宝那张空嘴没用场啦，站在旁边只发颤。文绉绉的原拔无可奈何的嚷出几声“救命”。幸而他的崽甫松来得快，甫松是开豁了两下子的，三两个笨汉不会拢他的身。他只在政屏的太阳穴上轻轻的一按，政屏全身软了，甫松又一掌刷去，政屏一鹞子翻身倒在天井里。二娘子听了信，赶来帮忙，给原拔家的长工盛大汉一把搂住，正合其式，她那肉包子似的乳峰，贴胸的粘在老盛的怀里。她那又肥又嫩的水豆腐一般的身体，还给这久旷的鳏夫上了一把暗劲儿。原拔这边人占了优胜，即刻退进房，关上门让政屏在厅上一跳八丈高的骂，让他的堂客蓬头散发，哭哭咧咧，直朝窗本上砸脑床，额上竟自挂着鲜红的彩。

牛七编的剧，第一出刚闭幕，第二出拿手的又人不知鬼不觉的开始了。常人的口白，“出嫁从夫”，这是天经地义。二娘子虽是响屁都不敢放的贤德女子，标致堂客，本来犯不上做一对死猪的殉殒，但是这幕剧的花旦只有她一个，为着要圆牛七和她丈夫的台，而且可趁此机会以公济私的出出被搂

抱的气，她不出马，还有谁告奋勇！因此，在原拔家正午餐时，她援进他家的窗。她单单溜进老盛的房里，在床湾里上了吊。

五牛七自从替政屏决定了大政方针后，天天只等禧宝送猪钱来，这天，政屏喘吁吁的走进来，他知道是喜信到了。

“有什么事？有什么事？政屏，禧宝来了吗？”牛七奔上前问。

“来了，来了，我跟原拔打了一架，二娘子已经上了吊。”政屏急促的凄然的说，几乎要流泪。

“那么，这样……我俚就去，四哥，我俚一同去！二娘子的娘家报了信吗？”牛七三脚两步的奔着，一壁问。

“去是去了，但是这件事情如何好收场呢，唉！”政屏依旧是很凄然。

“有什么收不了场，这样好的岔子，难道还给别人占了上风去！政屏，你真是多心！”牛七有点不咸服，但是事情闹大了，如果二娘子果然有差错，说不定惹起雪河豹子的威，他不能全不顾虑，于是他凑近四爷问：“四哥，你看要如何才稳当，这件事？”

“我看，这件事我俚只能暗中出主意，出头闹是要靠政屏和二娘子的娘家的。还是等蒋家村来了人再说吧！不过这苦肉计，我是不大赞成，如果二娘子有个什么，就是裕丰倾了家，政屏有什么了不得的乐趣！你……”四爷镇静的低声的说，责备牛七，眼睛防备着政屏，怕他听见。牛七皱眉无语。不久，到了下仓坡的竹山，走进了政屏的后门，在蒋家村没来人以前，一切都照牛七原来的计划。

“二娘子不见啦，寻人啊！”“啊呀，二娘子好好的，为什么不见啦！”

“如果有什么不吉利，和原拔家脱不了枷绊，事情是由他家里起的。”政屏家人来来往往将这套成语送到原拔家人的耳边，原拔家人喷出口里的饭，丢下筷子，纷做一团去寻人。盛大汉是顶关心的，走到卧室取围腰布，预备去寻找；忽然他狂奔出来，“不得了，吓死人，吊在我的床架上啦。”

“快点，快点，把她解下来摊在床上。”原拔镇静的发号令，于是大家拥进去，七手八脚把二娘子抬到盛大汉的床上。二娘子的身段颇柔软，脸上依然有几分美丽的桃花色。原拔用手指在她的鼻孔前探探，点了一点头，“嗯，不碍事，不过暂时晕去了。”他想，即刻派人到裕丰取高丽参，西洋参，闻鼻散，顺便要老弟郁益着人找堂侄日年来。原拔娘子用湿手巾将二娘子脸上的凝血揩去，又摸摸她的身体。“身上还有热气，救总有救的。高丽参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到呢？这真是天大的祸，唉！二娘子，你平常对我俚雅蛮好的啊！为什么心一横，命都不要啊？”她几乎掉下泪来。擦凝血，是受了原拔的指使，因为那凝血很可助牛七、政屏的威，虽则是二娘子自己流的。

政屏过来瞧了一瞧，冲进冲出的很气愤，口里嚷着：“遭人命，还了得！”他的带着胜利的威武，很使原拔家的孩子们有些恐惧，因为孩子们雅有看过“遭人命”的。

裕丰在溪镇可算是众望所归的人家，四孃姐为人很慈蔼，最爱周济穷苦人，治家又严肃，儿子原拔、郁益又能安分守己，满意中过举，在外面很挣气，雪河又爱急公好义；家里无论什么事，有的是帮忙的，虽则说人们爱钻狗洞，雅不能说绝无感恩图报的。乱干一百几的小通州得了信，雅赶到下仓坡。他在二娘子的身上摸了一摸，说好救，不过要赶快。他没进过乡立的小学，当然不知道科学的人工呼吸法，但他主张通通气，那通气的方法是：一面吹屁眼，一面吮嘴唇，这是他发明的。淹得半死的螃蟹的毛牙子就照他这

法子治好的。原拔虽明知不必通气，但他是最谨慎的，又不便辜负小通州的热心，就让他去包治。

这办法决定了后，原拔的家眷躲开了，二娘子的阴魂回来了，脸上红一阵白一阵堆了变幻的彩云。不久小通州拿了吹火筒来，关了房门。

“死在你的床上啦，你不能只在旁边看。我在这头吹，你在那头吮，这算便宜了你，何如？”小通州笑对盛大汉说。

盛大汉只是笑，小通州找不到帮手，迟疑着，对于手里的吹火筒没办法交代，对于吹女人的屁眼免不了有点含羞；一直等盛大汉口里唱出一声“好的”，这才回复了高兴。本来二娘子虽是乡村的姑子，然而白胖带嫩的小胚子，很有点曲线美，礼教森严的溪镇谁敢对她问什么鼎，虽然这是严重的时候，他俚仍是观望着。最后是小通州先告奋勇，吹火筒在地上一蹬的说：

“老盛，这是要救命，管不了那些，动手吧，来！”

盛大汉走拢来，他俩颤着手去解二娘子的裤子，窗外面的孩子们鬼鬼祟祟的徘徊着，发出嗤嗤的笑声。那援着窗户想偷看的，冷不防挨了甫森的“耳巴子”，哇哇的哭。真个，二娘子死了，不知道羞耻，即令没死，想顾羞耻，要奋勇的爬起来，但是这人命案可就功亏一篑了。恐怕这两个莽汉有进一步的举动，为着要贯彻牛七和她丈夫的主张，她雅只有忍着点吧。小通州素来是帮裕丰的，平常雅遭过牛七的铁蹄，二娘子并不在乎通气，他非不知道，但这是借题发挥的好机会，对于桀傲不驯的家伙，只有用通气的方法去治疗。他的吹火筒已经瞄准了，嘻嘻哈哈的送着气，吹了几口又喷了几口唾沫。盛大汉却是甜津津的在二娘子的樱桃口上用尽平生的气力来吸吮。如果吸不转气来，他愿意自己也断了气的。那时二娘子的全身震战得很厉害，痉挛般在抽引，那种味况，恐是她前生所梦想不到的，在牛七、政屏心里，怕雅是梦想不到的。通气，通了十多分钟，盛大汉还想通着，又通了几分钟，盛大汉开玩笑来：“小通州，我吹着，你吸着，不一样吗？”小通州骂了一声“放屁”，即刻他找了一皮鸡毛在二娘子的鼻前试了一试，鸡毛前后摇动着，这可证明大功已告成，无须再通了，于是他俚才收手，一切恢复了原状。原拔家人得了这喜信，视若无事的笑着，又聚在二娘子身边。

“原拔爹，人是很稳当的，没事着急得，你府上每年闹鬼，以后如果再有这样的事，我还有更好的办法来包治，我预定了这笔买卖。哈哈！”小通州当众表功，原拔又笑又气。

八牛七在政屏家干着急。二娘子虽是上了吊，而政屏一个人闹不起劲，所听到的只有“二娘子脸上通红的，鼻孔里有气流出入”的噩耗，“二娘子被通了气”的消息，也微有所闻，不过不曾证实，他真气得热血倒流，在室内住，直到两点钟后，才见到四五个穿长衫马褂的和两个戴大眼镜杖着旱烟袋的白胡子老倌，带着五六十短衣赤足的大汉浩浩荡荡的拥进下仓坡的大门。牛七的精神奋发起来，春风满面的接待那些蒋家村的绅士，并且请他俚号令带来的那些汉子，四散在原拔家。他跟他俚画蛇添足的谈了一阵，把担负这次事变的重任，堆在他俚的肩上：

“二娘子自从上了政屏的门，两年啦，周围邻舍，没一个不讲她贤慧。政屏对她，重话都没讲过。本来嘛，她自己这样在行，谁敢讲她半个‘坏’字。这回为啦受了裕丰的欺侮，不明不白的死在隔壁，谁不瞧得气愤，寒家就是死截人毛种，雅要跟他俚拚一下子的。只是讲到来龙去脉，人总是蒋府上的人。”牛七眼睛周围巡视探形势，“请位老爷是平常接都不到的，今天

既是看得起政屏，都发了大驾，那末，政屏吃了亏，雅就不是蒋府上各位老爷的光彩。嘻，嘻，嘻，位老爷看对不对。”牛七眼睁睁仍在巡视，他效了秦庭之哭，自然得到那些绅士的“是，是，是”，于是他胆壮了，即刻吩咐着政屏：

“政屏，你关照蒋府上的人一声，只管放威武些，这是人命案，不要太便宜了裕丰。硬要在这回把他家里洗成流水坑，想什么就要什么，不好生办出来，就把原拔家毁啦！再讲，这是人命案。”牛七越说越声音大，“闹出了祸，诸位老爹跟我七爷担当就是。我七爷不信邪，就是碰得恶老虫雅要咬它一口。”他一手斫空气的喊，捏着拳头拍胸脯，头向侧面一摆，大有“不可一世”之概。政屏应着，带啦白胡子老倌们到原拔家去查看个实在。

预备来大显身手的这群莽汉，本闷得发晕，忽然得了政屏的暗示，于是原拔家的桌椅跳舞起来，杯盘碗筷，响声杂作，同时还有许多人叫嚣着助兴：“把谷仓打开。”“把大门取下来当柴烧。”“把家里的祖坟掘了，妈的。”“……”真是天都闹转了。

但天崩地裂的声音，骤给一位来客镇住了。那来客在人丛里挤进去，这群纠纷的汉子竟先让出一条路来，痴痴的站着看。那来客的魁梧，红脸盘，服装的完美，到处显出“了不得”。他虽是戴着眼镜，但似乎不大看见下仓坡有这许多英雄在耀武，只低着头，谁都不理，一直冲到原拔的卧室。原拔家人互相传语，脸上浮出喜色，好象得了救星，吓散了的灵魂又归回了。“这不是裕丰的豹子，就是举人，总而言之，至少是裕丰请来的大好老。”蒋家村的人这样猜着，没得从前那样放肆了。

牛七听说原拔家来了一位红脸汉，知道是日年，他当着许多人臭骂：

“哼，他来了怎么样，日年，我还不清楚，裕丰隔房的穷孙子。他伯伯打流，偷人家的家伙，当众丢过丑。全屋都是跛脚瞎眼的，娘偷和尚还说不定，读了这些年载的书，还是个桐油罐，破夜壶，猫屁不通的红漆臭马桶！这没出息的杂种，我料他跳起脚雅屙不出三尺高的尿。政屏，你去看看，他如果不安分，叫些人结结实实的排他一顿。”牛七跳起来咒，口里的唾沫飞上了政屏的脸。他骂，是会骂，能不能“排”，却没有他的责任。

政屏跑到原拔家，日年正跟蒋家村的绅士开谈判，其余的挤在后面，集中视线，注意日年的议论。政屏知道形势不对，日年果然有些不安分，可是牛七要他排日年一顿的话，竟无从入手。

日年起首对蒋家村的绅士们道歉，借他侄的力量镇住可怕的暴动，随又质问他偻带那么多人来的用意，语意中带有“趁火打劫”的讽刺，又请禧宝、政屏等当事人将事实辩明，那时旁大进省去了，由禧宝、政屏据实报告，辩正。日年再逐项简洁中肯的解释：什么“买卖手续不清的责任”喽，“禧宝、原拔、裕丰界限很分明，陷害原拔近于可笑”喽，“二娘子自杀嫁祸的无聊”喽，这许多富于理性的事实，竟封住了那些绅士们的嘴。他偻无从抗辩，悄然的先后散去了。然而坐镇东边的牛七却坚持着，大概裕丰不洗成流水坑，他不便就收场。

二娘子躺在床上有呼吸，有热度，脸上红艳艳的，只是口眼紧关的。原拔家人寸步不离的谨防着。胆小的原拔娘子那时雅安闲的说她那老鸡婆孵鸡蛋的要事，孩子们聚在一块抛石子，小通州时时“可怜啦，我的二娘子死得真惨啦！”假哭着凑趣，有时也来几句“死得够了吧？”的俏皮话。真个，他偻看二娘子死到几时，大有任其自然之势。二娘子脸上硬露出死得不耐烦

的神情，大概她死了这么大半天，不免有些肚饿和尿胀！

这样的情景，谁敢闹人命案，掀天的波浪，竟平静下去，这是牛七意料不到的，半夜三更，不很相干的，谁肯陪着他丧气，蒋家村的不消说，牛七的四爷，雅只顾他自己干净，走了，只剩得牛七在东边屋里对政屏发脾气：

“你们真无用，以后看还找得到这样的好岔子不？蒋家村的人雅真是些饭桶，来了这么好几十条，没得一条中用的，半天啦，没闹出一眼子印象，唉，真气死人，气死人！”牛七拍着腿唱埋怨，埋怨了一阵，仍是不甘心，“政屏，我的话你是不肯听的，事情闹到收不了场，你雅不能怪我，时候不早啦，我是要少陪！”牛七前行了几步又站住。“但是原拔伢子不肯多出钱，人不要抬回来，听见吗？我走了，有什么事你跟五婶婶商量商量就是。”政屏知道他的臭脾气，送他出了门。

政屏的五婶婶跟牛七有意见，因为她怜惜二娘子活受罪，才出头来调和。她向原拔商量，要他出百把串钱，放鞭爆赔礼，原拔不答应。五婶婶是专走五湖四海的女光棍，刁横的牛七雅蛮怕她的。她对原拔说：

“原拔爹，你想想，二娘子尽留在你这里，于你有什么好处。可以抹糊就抹糊点吧！这件事就是政屏没道理，你是读书明理的大量人。家里又富足，就可怜他这一趟辛苦，雅可怜二娘子这趟糟蹋吧！我是不相干的，只愿邻居的和好。实在和不了，雅不关我的事。”

原拔生怕二娘子会饿死，承认出五十串钱，和放爆竹，政屏自然不敢再坚持，于是猪钱和赔款点交清楚，爆竹一响，二娘子依然笔直的死着被抬回了家。

七第二天晚边，原拔在屋后的竹山散闷忽然发觉四五丈远的政屏家的后门口走出个穿长衫的蛮汉来。

“这件事，真吵了七哥的心！”政屏送他出门，很难为情的忙鞠着躬说。

“这有什么讲头，都是自家人。”那蛮汉头都不点的仍带责备的神气答，他忽然瞧见了原拔，急忙的直往前冲，即刻，他那伟大的肉胚，在暮色朦胧的竹山黯处消逝了。

二娘子呢，可怜，她自从死过这一次，没得谁见过她一次。真个，她是被活埋了。但是，雅奇怪，空几天，玩青苗龙的玩到下仓坡，谁都出来瞧热闹，政屏也出来了，只是他的房门虚掩着，门湾里有一堆黑影，迎龙的鞭爆就从那儿放出来，惹起许多人打哈哈。

八热闹的端节过了，在省垣勾留了一晌的旁大回了家，到裕丰闲坐，那时郁益、禧宝都在店。

“唉，我说，宝先生，前回下仓坡那对货味儿何如咧？”旁大莫名其妙的问。

禧宝没回话，涨红了脸，眼向郁益一睃，转背朝着旁大，把舌头吐出来两寸长。

（选自短篇小说集《怂恿》，1927年8月，上海开明书店初版）

活鬼

铜邑人谁能明了邹咸亲的身世？他初到铜邑，似乎带来一种好感，迷蒙着一般人的心灵，使人失掉观察他的知觉，连他的住址也今天可以说是这里，明天可以说是那里的。起首他替人家织布，大家称他织布匠，但不久织布匠的名义竟给取消了，他的专业究竟是什么也成了问题。

他的伯父会算命画符，在乡村建树了些功德，是为着这个，咸亲才被荐在一个小学校当厨子吗？不，以咸亲的才力是颇能自致于青云之上的，瞧，他那长短合度的身段，有魔术师那样的灵活；走路时身体跟着脚步一上一下，有蛤蟆跳跃般的烂慢；一眨一眨的眼睛，嵌在深的睫毛里，在一开合之间，就象有一个一个的计谋闪出来，当前的景物，游移的色相，在人们不知不觉间，他只眼球轻描淡写的那么一溜，就全给纳入眼帘；这足证明他很伶俐。有谁骂他“好狗，别碍着我的路。”他的回答必是“好，我就站开点。”假使有谁支使他“小子，来，给我挡着西北风。”他必定很高兴的说“站在那边哪？”这足证明他很驯良。这样伶俐，这样驯良，谁不愿意照顾他，什么事他干不来？

他是个单身的小伙子，没有爱人和他彰明的往来。自从伯父去世，他似乎以学校为家，以厨子终老；在厨子任上，一向做事稳健，纵然偶有差错，也与风化无关，自能博得教职员的信仰；那怕教员要大使，也得叫声“咸亲，给我看住这群小牛，别让跑出课堂门一步。”但驯良和善的他，虽则做了临时的学监，连小牛也不肯得罪的，只站在课堂外弄眉挤眼，惹他们发松，教员远远的来了，他使个眼色走开，职务算交代清楚，小牛们也就因此都心感的归化了。

课余饭后，他手里有的是糖果，使孩子们在怀里流连，口里有的是动听的鬼怪的故事，使他听着优于上课。尤其夏夜，寄宿的孩子搬着凳椅到操场歇凉，茶烟都给他预备好，拥挤的凳上公然留出个坐位来，且相互关照着“这是咸亲坐的，谁都不准占去”。操场的四周，绕着苍郁的古木，泥堆杂草间，昆虫唧唧，黑魁勉的幕下，幼稚的心灵本就给恐惧包围了，偏生咸亲一来，爱讲的又是蓬毛露齿的僵尸和凶狞的吊死鬼的故事，作古证今的讲述，潜伏的妖魔，似乎就在他们的前面跃舞。他们越听越欢喜，越听越害怕，一个个都挤在他怀里，被挤落的，吓得嚎哭，甚至就寝也非他相伴不可，咸亲也似乎是义不容辞的有和他们伴宿的必要；不过，他每讲完故事，少不得叙述点自己能捕妖捉怪的特长，与乎绘画护身符的专技。好啦，他在孩子们中有了名誉，渐渐的连在他们的母亲姐姐们中也有了名誉，咸亲得了伯父的真传，铜邑之鬼，会葬身无所呢！

孩子们中有一个荷生，他的家距校很近，他所以要寄宿的缘故，除了咸亲的糖果和鬼怪的故事外，怕没有别的吧！浓厚的交谊的种子，深深的播种在他俩的心田，因而咸亲每到荷生家量学米时，颇得他的母亲们的厚遇。荷生虽则不久辍了学，这交谊依然是维系着而且更形密切呢！

荷生家是个畸形的组织，换句话说就是女子多男子少。祖父是个勤俭起家的老农，当年感着膝下无儿，五六百亩田产会徒劳一世的无所寄托，时时抱怨。邻里散布关于他的夫人蔡氏的谣言，他很高兴的说：“管她，看能替我养下一个崽不。”可是蔡氏不挣气，成绩毫无，他只得弄到个过继的崽，赶早给娶了媳妇，差强人意的算替他养下一个孙女，一个孙男——荷生，可是

不久，这会生产的儿媳偏又守了寡，老农深感着一个孙男没有换洗的，于是年轻的寡妇体贴公公的意旨，领受婆婆的庭训，努力的工作；渐渐在邻里声誉雀起，连那不出闺门的孙女也追步后尘。不过她们没有成绩报销出来，老农可不能不预备身后了，他赶紧替十三四岁的荷生讨了个年龄只比荷生大十来岁的老婆，这才一无牵挂的溘然长逝！

老农去世后，荷生才回家执政，感恩知报，来往的宾客当然以咸亲为最体己。

荷生的家宅很宽敞，白天常有咸亲来相伴，倒不见得怎样，可是深夜偏偏到处有些响动。在他的祖母，母亲，姐姐们当然有认为鬼怪的必要，而在富于鬼智识的荷生的脑中，便觉着那是和咸亲所说的一般无二，他问过咸亲，咸亲说“这是阴盛阳衰的缘故。”按之实际情形，谁敢否认这断定？老农健在时尚且阳气衰微，夜间屋前后常起怪声，狗汪汪的乱窜，堂屋里有脚步声，开门声，这里那里，到处有魔鬼潜伏的征兆。老农去世，阳气又骤减了，沉霾的天气，月儿躲在浓云里的时候，群鬼便猖獗起来，在屋后的竹山中嚎叫，甚至争斗，有时沙石飞进来，妇女们不怕那些阴气，只安闲的做她们的甜蜜的梦，全靠荷生这孩子去镇慑，荷生如何不胆怯！

“咸亲，给我画一朵符吧！”荷生每每要求着，咸亲便“好，缓一下，现在不得空。”的应付着；等他有空了，便又“明后天我到你家里来画吧！”咸亲有时被逼得没法，叫荷生预备一把猎枪。荷生便预备猎枪，白天在山林里打鸟儿显显威风，夜间便拿来打鬼；枪口搁在窗上，枪柄放在被里，梦里听见有声响，风儿吹动了窗纸或耗子偷米所发出的声音，他即刻惊醒，“哼，来了，妈妈的，赶快放！”于是机关一扭，“砰”的一声，万籁俱寂。第二天在竹山或发现一块黄鼠狼吃鸡的血痕，他逢人遍说那是驱鬼的成绩，建树了功勋。他多么感谢咸亲啊！但日久弊生，猎枪失了效力，荷生仍不免要求咸亲画符，而咸亲总是推托着。

咸亲虽则画了一手好符，但他并不搭架子，更不会在荷生前搭架子，就是别人请他，也一样，他总慎重又慎重；但在同样的慎重中，咸亲却是极情愿替荷生画一朵很灵验的才可以对得住他，对得住他的母亲姐姐们。不过那画符的地点要在荷生家，而且要在夜深时；因为如果万一不灵验，他便可住在他家里就近的通宵的坐镇。但是时期没有到，这要待荷生恳切的请求。

荷生执政的第二年，祖母去世，寡母不久被鬼缠着，得了鼓腹病，因为她不肯公开的诊治，过信自己的秘方，于是结果不妙，跟着婆婆一道。常常不愿嫁的姐姐，也在那年嫁后，在婆家吞洋火死了，原因是丈夫诬陷她不规矩。她们的魂说不定时时回家来相聚，荷生一方面要对付野鬼，一方面又要对付家鬼，于是除放枪之外，还按季节焚化纸钱，不过总是没有多大的效验。

咸亲到杂货店去，必走捷径由荷生家的竹山走过，顺便在荷生家歇歇脚。一天，他似乎预知荷生家又闹着鬼，照例的在他家里闲坐，那时荷生正坐在大门外的石凳上消闲。

“咸亲，你快来，我告诉你一件事，昨晚我家里又出了鬼啦！石子，酒杯大一个，打得屋瓦哗喇哗喇的响，她是死家伙一样，捏她的腿，动也不动，我真个蒙头蒙脑的闷在被里吓出了一身臭汗。你看有什么法子，啊哟，你来得正好！”荷生一见咸亲，指手划脚的报告这恶劣的消息，余怕活现在他的脸上。

“我不信，那有这样凶的鬼！”咸亲眼睛一眨一眨的微笑。

“不信就不信，我难道骗你，真是……”荷生不高兴。

咸亲以“我不信……”将荷生一激，果然料敌如神的激出了荷生的不高兴，于是一种计划涌上他的心头，脑壳斜着，白眼珠朝上翻，回忆起往事，口里虽则“不相信”，脑袋里却能翻出许多的故实，证明鬼怪在荷生家横行并不是绝对虚无沓渺的事：

“呵，呵，难怪。我记得这口塘。”咸亲手指着眼前的塘，“乙未年枫树湾兄弟争祖产，在塘上扭打，淹死了两个在水里，这你也许知道的。竹山里呢，就有王大嫂上过吊，哎哟，那吊死的样子呵，真吓人！舌子掉出来尺把长，眼睛珠子暴出来比算盘子还大，那么的惨死，保不定冤魂不散！还有……”

“还有什么，别再讲了，讲得这样凶险，到了晚上真是要我的命，咸亲真爱作弄人！”

“别忙，让我讲给你听喽！我每回夜里走过竹山，总觉着离身的五六尺远有一阵阴风，由这儿忽然就吹到那儿，这一定是什么鬼怪在躲避我，这倒不是骗你。鬼是——自然是有的，不过象你说的那么凶，我还没碰过。”

“骗你是畜生。”荷生气得当天发誓，“你想，一年中间，老了两三个人，这不是鬼是什么。妈妈在世的时候，我每夜睡了一觉醒总听见她房里响动。第二天问她，她说好象有什么东西压在身上动不得，喊也喊不出口，她怕是婆婆的阴魂回来了。你不信！象昨晚那么一响，你不怕才是真本事！”荷生涨红了脸，跟咸亲赌气，随即又补一句：“你不信，你今晚就在我家里住一晚试试看。”

“那怎么行，学校虽则放了假，我还要守屋。而且你们亲亲热热的，我干吗要来打你们的岔！”

“那要什么紧，你是怕她吧，她，我要如何就如何，你放心。”

“不成，不成，你晚上有伴，让我一人在鬼窝里送死，那我不干。”谈锋早已入港，咸亲还进一步的顶着。

“那末，就同在一房睡吧，我房里有两个床，真搭架子，你这家伙！”荷生终于许他一个最惠的条件。

咸亲庄严的沉默着，欲言又止，竟半推半就的承认了。他知道不承认，荷生会另请高明的。那时荷生嫂挑着水桶走进大门，预备到塘边的井里汲水，她每次瞧见缸里没有水，就自己去挑，因为如果靠丈夫的力量，恐怕他费尽吃母乳时的力也挑不起一担水，而且她除了洗衣烧饭外，没有事情可以消磨她那过剩的精力。她见了咸亲，脸上泛起两朵红云，低了头，忸怩而微笑的走过去。咸亲也庄重的笑着目送了她一程，而且乘着机会，活溜溜的眼珠在井边和荷生之间来回的闪动。荷生嫂在井边流连了些时候，终于一伸一缩那带着玉圈的手，弯着腰，提了两大桶水上来。在这平日，她不过是一举手之劳，然而毕竟累了，歇了许久才两手托着扁担一耸。这一耸，也和平日并无二致，然而那扁担老是失了平衡，不然便是扁担钩儿歪了，消磨了好些时光，那担水才顺遂的上了肩，才摆开时髦边的裤脚底下的那双粽子般的金莲，在地上一蹬一蹬的踱着八字路，胸前微凸的乳峰上下的震动，股上的衣襟摺左摺右的摺成个“人”字形。她走近大门，发现丈夫和咸亲注视自己，步法乱了，桶水泛滥，泼湿了裤子。

“你也太享福了，要娘们挑水吃！荷生嫂，我给你挑进去吧，横直我要进去取烟袋抽烟的。”咸亲啐了荷生一口，走到荷生嫂的跟前说。“我自己

挑，我自己挑。”荷生嫂谦恭了几句，走了几步，终于歇了，让咸亲挑去，自己在后跟着。荷生依然坐着不动，只心感的说抱歉的话：“要劳你的驾，真是对不住得很！”过了稍久的时间，咸亲才取了烟袋出来，抽完烟便走了，荷生嘱咐着：“晚上早点来！”咸亲应了一声“好”。“今晚会阳盛阴衰”的满意，充塞了荷生的脑门。

晚上，咸亲在校延捱了很久才赴约，欣领了荷生的一餐“搭架子”的责骂，在咸亲看来虽则驱鬼可操胜算，而伶俐驯良的他，却是诸事不妨谨慎谦和，荷生对他的责骂愈多，则驱鬼纯系被动，系应荷生的恳切的要求，是很彰明的了。

他在荷生家的屋前屋后巡视了一遭。口里咕噜着神秘的法语，尽了相当的职责，才进荷生的卧房。绣阁中骤添了一位生客，他们并不感着不便，本来咸亲那么谦和驯良，素来同他们是一家样，他们简直早已融成了一体，不过名义上咸亲不能有荷生那样多的幸福。床位的分配，是荷生嫂独睡一床，这许是她的年龄大了些，不大怕鬼；荷生便同咸亲一床睡。在荷生脑里不过是重温在校寄宿时的旧梦，在咸亲或有惊人的快感与满足罢。息灯后，室内寂静，屋瓦上不再有石头搏击的巨响，荷生渐渐酣睡了，只有咸亲的时间时作的轻微的咳嗽与荷生嫂“嗯—唉—”的叹息应和着，聊慰漫漫长夜的寂寥。

翌晨，荷生先张着睡眼起来，一壁赞颂咸亲镇压的功勋，一壁下床着鞋，忽然发现了咸亲的鞋在离床几尺远的地上躺着。

“咸亲，你的鞋怎么会到那里去的，这真是活鬼敢大胆的跟你斗法，这还了得！”荷生以为咸亲被鬼作弄，鬼之魔力不可思议，他真有些惊惧！

“或许是我们自己将它踹开了也说不定，今晚再看吧！”咸亲很慎重的说，竟以研究的态度又预定了一晚，开辟了后路。

次晚，未睡之前，咸亲点三根香，焚着纸钱，在房门上喷着法水，才就寝。寂静一如前夜，只是在咸亲鼾声大作之际，一种小物件在地下擦着沙沙的响，似乎有鬼用线牵着它走。荷生很惊恐，扭醒了咸亲，咸亲审辨了一会，大声的骂：“安分点，老子在这儿，”那声音果然寂了。荷生胆壮了许多。

次晚，咸亲自然照旧在荷生家寄宿。在他们快入梦境时，一颗石子打着楼板响，这在别人或可断定那是在室内抛的，活鬼很容易擒捉，而这荷生，这响声便是一炸雷。他被吓慌了，抱着咸亲战抖着；咸亲大咳一声，预备动作，荷生也乘势大喊着助威：“如果真有活鬼，就再来一下！”他原想就这样将活鬼吓退，出乎意料的，一只茶杯破空而下，落在书桌上砸得粉碎。荷生可吓哑了，头上的冷汗直淋，倒在咸亲的怀里战栗。咸亲抚慰了一番，猛虎下山似的跃下床，在桌上一拍，在室内还追逐了一阵，才找着洋火，燃着灯。荷生大胆的下床，他的妻也愕胎的探首帐门说：“吓坏了我啦，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啊？”

“哼，吓坏了你，睡得死猪一样的。”荷生的恐惧变了愤怒。

“茶杯不是搁在楼上毒耗子的吗？怎么会砸碎了呢？”荷生拾起碎片说，“咸亲，你睡觉前在椅上看过的，看见这茶杯吗？”

“看见的，看见的，还放在墙角那里呢，无缘无故是不会掉下的。”咸亲很正经的答。

“是呀，还是我放在墙角上的呢，我画算放在那里会毒死几只耗子的。”荷生嫂也斜头摆脑的补了几句，无疑的，活鬼的确进了房。于是他们点着灯睡，提防着，勉强的煎熬到天明。

这天，荷生主张晚上点着桐油灯睡觉，桐油相传是辟邪的，大概好奇的荷生还想在桐油灯下一窥活鬼的原形，但是咸亲不赞成，他主张自己画一朵极灵验的符。结果，荷生主张画符与点桐油灯并举，咸亲不便十分反对，只得照办。就在那天，咸亲在山中斫了一枝桃，削去皮叶，慎重将事的用朱笔画了一朵古怪的符在上面，桃枝的一端用红绸缠着，钉在卧室的一角，夜深时，他在桃符前设了香案，焚香三揖之后，将预备好的雄鸡的头一捏，鲜血涔涔的染在桃符上，合掌闭目，诚虔的请了天师，然后告退。在多鬼的铜邑，这是驱鬼顶辣手的办法，而且这很关咸亲的威信，于是结果非常的灵验。这虽则是咸亲之功，而荷生的主张——点桐油灯——也不能说绝无裨益。

在半个月里，荷生家的活鬼似已绝了迹，咸亲不得已仍然回了校。荷生虽则没有什么厚赐报答他那驱鬼的劳绩，然而咸鱼干肉的款待，与乎旨酒的醺浸，更兼荷生很看重他与乎荷生嫂待遇他比荷生还亲密，这对于他那枯燥的人生已滋润了温和的时雨，他还有什么不满足？然而不！

沉霾的一晚，暗淡的月儿已跨过了高峰，荷生家屋后的竹山弥漫着妖氛，大众都已入梦，一颗石头又在荷生的屋瓦上响了。荷生卧房的桐油灯许是油干了，灭了。他异常的恐惧！他虽则胆怯，但不能不勉强去应付。他扭醒了妻，蹑手蹑脚的握稳猎枪，向窗口探视了许久，室内虽是墨黑，然而室外究有深灰色的微光在，微光里却能迷离的看出一堆黑影在动移。那不是树干，竹山里没有树；更不是竹，竹山里没有那么粗而矮的竹；也不是风儿吹花了他的眼。

他真的看见了一堆黑影。他虽则怕，但那是无益的事，于是他即刻举枪瞄准。这孩子曾用猎枪打落过喜鹊，也打落过山鸡。那么一大堆黑影当然逃不出铁沙弹的范围，于是“砰”的一枪打去，除了宿鸟惊啼的声响外，还起了一阵足音，那足音渐渐的在竹林远处消灭了。

次日午后，荷生又未雨绸缪的走到小学校，想将这活鬼复现的恶消息报告他的挚友咸亲，再设法对付，但咸亲不在；过天又去访，可是学校的厨役已有人在代理。

（原载 1927 年 5 月《小说世界》周刊第 15 卷 19 期，文字据短篇小说集《怂恿》，1927 年 8 月，开明书店初版）

喜望

风声不好，往北开的军队陆陆续续由溪镇经过，每天总能见到好几营，不消说，敌军许是冲过了防军的阵线又快压境了。黄二聋虽是饱经风波的洞庭湖畔的小雀子，聋得将大炮机关枪声常常误为爆竹，那时也觉溪镇不妥当，家里还没遣出去的静姑更加不妥当！“他妈妈，生是张家人，死是张家鬼，这年头，我吃自己的粮替别人拉磨，我干么当这个呆牛！我担得起这个责任，我？”他喃喃的愤语，刻不容缓的将静姑的媒人找了来。

“南田哥，张家一定要九月接亲，我看是不妥当，迟早总得接，干吗要挨到九月。说是钱财上一时来不及，我黄家又不是什么大官大府，皇亲国戚，干吗一定要九月。南田哥，您知道于今的丘八爷可还象先年的，他妈妈一进门，刺刀偏往旧箱破柜上敲，往松土的地方搅，屋里找不着娘们，会往山里跑。不瞒您，我静儿的嫁妆虽则只有三两箱，若果抢了，我是垫不起第二付本钱的。若果人有个什么差错，张家质问起来，我向谁交涉去。唉，我说，女的真不是人养的，淘气，受罪赔钱还事小！”

“对，是真话！这年头那家有姑娘的得留神，前年吧，塘湾里的大毛可不是吃了亏，被三个大兵奸了淫，只是那蹄子也该受罪，兵进了门，还笑眯眯的站在他们前面去卖俏！我说，二爹，您到底有见识，早点打主意的好，趁着阳春三月把喜事办了，让咱们也好太太平平的吃两杯喜酒。您姑娘的事，过两天我准到张家去探探，看是怎么个处理。”

“好，费您的心，最好就明天请您跑一趟腿，请张家在三月三这天接去完事啦。三月三这天日子还不错，我瞧过历本的。昨天隔壁打县里回来的说苦竹坳正开着火呢，离此地不过六七十里地。我并不是要改早喜期好贪图个什么，实在的，我就不愿当孙子操这付空头心，您知道，我静畜生她管什么天长地厚哪，登在那儿就在那儿象死猪一样的。”

“好，那末，明天我替您去跑一趟腿就是。”

“劳驾劳驾，将来我重重的谢……张家若是肯了，接亲的那天也不用花轿，也不用响锣响铙，只图个省事，南田哥，明天听您的回信就是。”

静姑是黄二聋第二个女儿，跟着爹妈过着极刻苦的日子，那时已经十九岁了。她的命运的好坏，当她还没有在娘胎里发芽时就注定了的。“夫妻俩还过不舒畅，那能一个不了一个的尽养赔钱货！大圈是头胎，自然不能比，若是往后还照样，养下来我准把她往马桶里一塞。”黄二聋认为他的婆娘是制人的模型，老早就关照要养男的，但静姑不挣气，在娘胎里始终不遵爹妈的意旨而变成个男的。她一出世就应寿终马桶，但她妈死命的反对她爹说：“谁叫你当初要做那样的事啊？牛婆下了崽，你欢喜，猪婆下了崽，是母的你更欢喜，为的它将来也会一窝一窝的养，好给你生财，唉，人当不了猪牛，我，我还活什么……”于是静姑在这种慈悲的哭声里被允许活在人间了，但这究竟是她不幸！

她生得很不错，又聪明，又柔静，大圈六岁时便给人家做童养媳，泼出了的水似的不曾接回娘家过，而她却没被泼出去。她爹妈因循竟让她在家活到十九年。她的名字叫静贞，那是族叔给她取的，但邻里都叫她静姑。

她家离族叔家很近，每次去了，叔祖母必定留她住几晚，族弟小三对她很好，晚上陪她睡在叔祖母床上，白天带她满屋去玩。他将自己的珍藏搬出来让她去拣选，他用碎瓦片当碗，香烛棒当筷，泥土和青草当菜，在大门外

的石凳上请她吃饭。夏天的早晨，他们常到水边山边玩，一对小天使真是说不出的相爱，年纪稍长的时候，他们还同在附近的小学校读了四年书。

她十二岁就许配给同乡张家的惠莲。张家有几个钱，惠莲又是独子，黄二聋看中了这上头，至于惠莲是跛子，又是一字不识的傻老，那并不关事，在不明白嫁人是怎么一回事的静姑，自然也不很关事，她的心上只有小三，一直长到十九岁，还是只有小三。

她的喜期择定在九月的那年正月，小三曾去看她的。他们背着人相抱痛哭，含泪的亲吻，这虽是满含酸意的初次的吻抱，然而却是最后的一次呢！小三在她前发誓要在暑假时赶回，替她挽救这个厄运，她很得意，他们别后，静姑常常提心吊胆着，虽象一只带箭的黄莺，但她满盼着她的创伤有回复之望呢？

第二天，黄南田在张家讨了个回信来：

“二爹，接亲在三月三，张家能答应，只是不用花轿又不响锣响铙，那可办不到，您瞧，他家也是体面人家，儿郎虽则有点不圆范，究竟是讨头堂亲，又不是续弦讨小，那能冷冷清清的抬过去就得！”

“也罢，他家爱花几个空头钱就花吧，那末就这样，谢谢您！”

静姑在阶前洗衣，她一见南田就溜去了。这虽是由于她受了父亲十九年的陶冶，很有点害羞的程度，也一半由于南田使她和素不相识的惠莲跛子有了夫妻的名义。昨天南田来是为什么，她猜想那不是和她绝无关系的，这时，她决定要探听个实在，她忘记擦干自己湿淋淋的手，心里砰砰的在门后偷听。她听见南田的“三月三”和许多别的话，强烈的硫酸浸入了脑中一般，绞出她一身冷汗，眼睛发黑，她立不稳了，几步窜到房里和衣倒在床上。惠莲是跛子，是傻老，喜期在九月，她曾为此忧伤得不象人形，三番两次的只往死的路上想，但是自从小三和她吻抱后，又当天发誓要在暑假时赶回替她挽救这个厄运，她颇领悟在人间留恋的余味，谁料到于今事情变了卦，命运支配着她在三月三这天完结，不让拖延到暑假！小三千里迢迢的怕还在做着甜甜的梦，空幻中计划着暑假时的一切呢。三月三是个很迫促的刑期，这刑期就在这种暴力之下决定了，没一人说句公道话，小三又茫然的不赶回来。她想死，但这是一个总结束，觉着又不能不告诉小三就暗地里将自己处置了，将来小三是会如何的悲哭。思潮千回百转，真如万箭钻心，她于是咬紧牙齿，闷在被里嚎哭。

“静儿，静儿，莫老是这样哭喽！近来你不知如何这样爱哭！你爹把喜期改早了，这也是他一片苦心，迟早终归要过去的，哭什么。”她妈听了哭声，一摇一摆的踱进她房里握着她的手坐在床沿劝，“唉，手都是冰冷的，脸都变了色，还不快莫哭，哭得为娘的心难过啊！”她没有什么劝解的，由眼前的这个，联想早经泼出了的那个：“大圈，听说这晌要回来，但你爹没工夫去接，路太远了。你的喜期改早了，也没打算告诉她，唉，那孩子多年没回家啦，如果这时回来了，你们姐妹俩也好快乐的过几天喽！”

静姑自有生以来只见过姐姐一面，那是姐姐和姐夫圆房后回家时才见的，现在恐怕是相逢不相识了，她脸上被打伤的疤痕不知增加了多少，从前那黄瘦的躯壳，现在不知消减黝黑到什么程度，但她究竟受惯了折磨，不象自己这样的怯弱，而且自己所受的磨折实在比她姐姐身受的更难受，她想着三月三，许是她抛弃一切磨折的日子吧，那时她将不再见姐姐，不再见母亲，不再见小三，她想起种种，只有趁着生命存留的一刻，尽量的哭。